

我们都缺伴兒

恋上雨后天空的那抹纯蓝，不许飞鸟过，不许白云走，唯允风轻抚，又恐把蓝吹皱……

徐艺嘉 著

作家出版社



我們品過伴兒

恋上雨后天空的那抹纯蓝，不许飞鸟过，不许白云走，唯允风轻抚，又恐把蓝吹皱……

余艺嘉 著

作家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我们都缺伴儿 / 徐艺嘉 著. -- 北京 : 作家出版社, 2015. 6

(星座角都市言情系列)

ISBN 978-7-5063-7902-1

I. ①我… II. ①徐… III. ①长篇小说 - 中国 - 当代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5) 第 067629 号

我们都缺伴儿

作 者: 徐艺嘉

策 划: 张 陵

主 编: 白 烨

责任编辑: 李亚梓

装帧设计: 薛 怡

出版发行: 作家出版社

社 址: 北京农展馆南里 10 号 邮 编: 100125

电话传真: 86-10-65930756 (出版发行部)

86-10-65004079 (总编室)

86-10-65015116 (邮购部)

E-mail: zuojia@zuoja.net.cn

<http://www.haozuoja.com> (作家在线)

印 刷: 三河市紫恒印装有限公司

成品尺寸: 133 × 210

字 数: 221 千

印 张: 9.875

版 次: 2015 年 6 月第 1 版

印 次: 2015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

ISBN 978-7-5063-7902-1

定 价: 27.00 元

作家版图书, 版权所有, 侵权必究。

作家版图书, 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。

那些我们曾为之倾倒的爱情和友情，不过是场肉搏。

——题记

说在故事之前的几句话

这个故事中的主人公具备处女座的典型人格特质。追求完美，爱较真，常和自己过不去，偶尔会伤及他人的感情。要命的是还矫情，冷眼旁观，擅长分析，把周围的每个人窥视到露骨，深刻到可以掘祖挖坟。而这么做的后果显然是自绝于人民。你讨厌她吧？可她又如此善良，近乎到懦弱，害怕破坏，厌人一个，事后又鞭笞和谩骂自己。有人说她神经质。她在世界的热情和冷漠之间碰撞，冰火交织。

她迷恋美，不惜对美的人和事付出到底。她一副假清高的面相，全是虚晃，一遇上爱，便飞蛾扑火，主动挣破她视之如命的面子。她爱过两个男人，又疯狂崇拜过一个女人。新的起点对她都不容易，需要那么多的勇气摆脱过去，对她这种顽固恋旧癖，每一次都如同破茧。她挖掘出他们的全部美德，愈陷愈深，然后眼看着他们一个个离她远去。

我看着她跌跌撞撞，走得迟疑。她对世界总不够宽容，可又有什么办法呢。

她是如此惧怕孤独，最终的最终，她要如何继续旅程？我也没有答案。一切充满未知，希望你和我一同去追寻她的脚步，她的结局里或许就有你我的影子，或者说我们的宿命。

你也可以不把它当做星座系列里的一本去读。抛开星座的外壳，它讲的还是文学亘古不变的母体：爱与恨，男人与女人。不只文学，人生也就是这么回事儿。如果你曾体验过爱情、感受过友情，抑或是曾为这两者的交织徘徊过、迷惘过、痴缠过，相信你会在这本书中读到过去，读到疼痛与挣扎，当然还有爱与温暖。

祝我们好运。



第一章...1

第二章...14

第三章...38

第四章...53

第五章...72

第六章...95

第七章...109

第八章...124

第九章...137

第十章...162

第十一章...189

第十二章...208

第十三章...229

第十四章...249

第十五章...272

尾 章...294

后 记...303

第一章

我跟知了掰了。

即便掰了，我们还死缠在一起，一起吃饭，一起上下课，一起散步，一起打球，一起睡觉，一起欣赏俊男靓女……一起个没完没了，没终没止，简直可以地老天荒。

真他妈虚伪！而虚伪是我俩在 T 大的唯一收获。

我们把这标签贴在表层，逐渐深化到皮肉里，渗入肌肤，待它腐烂，便伪装成保护色，让我俩重新大放异彩，可与花魁媲美。我们每天就带着重重盔甲一起行事，劳心劳力到骨子里。

看看其他女孩儿们的二人世界：一群群、一对对都是有说有笑的，肩并肩，手拉手，亲密得叽叽喳喳，吴侬软语，一个人的眼里映着另一个人的眼，容不得第三者插足。

而我和知了，我们走路一前一后，看不出谁跟着谁，拎着各自的包，想着各自的心事，甚至避免眼神相撞，却又有种说不清道不明的默契。下课了就会自动走到一起；一方有事，另一方不动声色地恭候。不像有的女孩，等情人约会般，眼睛死盯一处，焦急得恨

不能一下暴长十公分，脖子做长颈鹿状，就差打出一块广告牌，昭告天下朋友：本小姐在这儿呢！

我们呢，哼，我们相互挤压，相互消耗，相互折磨，彼此窥探又怀着恶意，却谁也离不开谁。我们是小丑，我真想对着我和知了的灵魂作呕。

这天，下了课，到食堂，我们照旧对面而坐。

知了又点了那份让我受不了的白菜萝卜汤。

多少次我暗地里发狠，想把那要死不活、色泽瘦弱的汤迎头泼在她脸上，再啐口唾沫。她就好那口，怪谁呢？我记不起她自打什么时候起现回原形，俗态毕露，连点菜都千人一面，千面一腔，如此没有创意。我心里嗤笑，表面上却不露声色。

我瞟了她一眼，但没有看她。为了防着作弊时如间谍般敏锐的知了，我对这些暗里来阴里去的动作招数颇为熟稔，我决不允许因为我的一点失误而让她侥幸及格。

我曾一度因此害怕自己得斜视。

她也在看我，同样没有直视我的眼。

我怀疑自己看错了。

我又装作不经意地瞟了她一眼。

她真的在看我。

如果不是“身在此山中”，我想那情景一定非常可笑：两个人偷偷摸摸地看着彼此，视线贼溜溜、毛茸茸地扫视过一排不相干的事物，各自停在一个诡异的角度，趁对方知觉放松时侵入，却在半路中遇到敌方两相交缠的视线。这过程好比饿狼捕食，先佯装小憩，再扑入猛攻，没料及两相行动，便当场鸡飞蛋打，血肉模糊。

我和知了的目光相遇，短兵相接，那目光便停了，死了。

我猜想她有话对我说。

我们各自不自在地闪开眼，我们不习惯对视。

果然她开口了，清清喉咙，如同整理淤积的下水道，她问我：你最近好吗？

哈！如果不是在公众场所，我真想放声狂笑。我们每天死缠在一起，彼此为伴的时间过得如此艰难而缓慢，一天可以凭空长出四十八小时，简直是拨弄着秒针过日子，而她居然恬不知耻地问我最近好吗？她真蠢！她想挑衅？她想修补我们的旧日情缘？没可能！我不会给她机会了。她是在向我示好吧？肯定是！

我盯着她庞大臃肿的体态，那身形装下两个我还富有余，我有些可怜她。

我表情散淡，挺好！

我想这回答可进可退，没一点儿屈尊向她示好的意思。

她再续前话：你觉得我们这样有劲吗？

我涣散的神经瞬间集合起来，脑子一阵发蒙。什么意思？她想散伙？

她的突然让我紧张得嘴唇都发虚。我琢磨着摊牌的阴谋她策划已久，就是要攻其不备，出其不意，我恨透了她的阴险。我一时不知道该怎么应对，又担心一个不小心，失了口，连目前这种名存实亡的关系也在我嘴上葬送掉，只得强打精神，紧急拼凑出一副声色俱厉的眉眼，语言却绵软得不具备任何攻击性：你怎么能这么说呢？！我恨不得为自己的嘴拙跳楼。

她逮到机会爆发了：我受够了！你明知道是怎么回事。

我虚伪得直想扇自己耳光，可我真的害怕失掉她这个可怜可鄙

的陪伴。它是我在 T 大得以浮生的最后一根稻草。

我嘴上装傻：怎么了？我们一直是好朋友啊！

她嗤笑出声，露出一口白牙，她是如此明目张胆，她用唇齿在追杀我。

她举起汤碗，又重重放下，“砰”地一响，汤洒出一半，沾在她手上：我需要换换口味。

我抬起眼帘看她，那下面掩藏着我蔑视而又哀求的目光，我厌恶我自己这副嘴脸。

就好像这汤，我每天都喝白菜萝卜汤，每天都喝，喝成习惯，喝成依赖，可是总有喝够的时候。

她居然把我比喻成那令我作呕的汤，前一秒我还想把它泼在她脸上，可现在我成了那秽物，她想像丢残汤一样丢掉我。

我死死看着她，看她还能用什么辞令侮辱我。我在熙熙攘攘的人群噪声里任她鞭笞。

她动用了别的手段，她只是拿眼睛——她身体上唯一美丽的物件——看着我，我恍若又看到了在我们身上业已灭绝的哀伤和真诚浴火重生。

放过我们自己吧。她说。

不行！

我真的拿汤泼了她，她的脸成了一锅鸡蛋汤饭，我抽了她耳光，一个接一个，那声音在偌大的食堂引吭高歌，反复回响。知了匍匐在我脚下，口吐鲜血，乞求我原谅她，所有的人都在鼓掌为我喝彩。我赢了。

这不过是我贫乏而自大的想象，我什么也没有做。

我笑她，恨她，又心疼她。而她不在意我的疼痛。

我们成了真正的敌人。

曾经的我俩好得可以同穿一条裤子，友谊堪比模范，差点树碑立传。

物极必反。我们两个，在时间的旋涡里被动旋转，走了一个来回。

事情始于灰狗。

一个灰狗，萎顿的模样，怎么就摄了知了的心魂？

我又想笑了。想想吧，一对丑八怪的爱情。

这都是 T 大惹的祸。

知了曾对我说，开学那天，她曾猎狗嗅食般激烈地视察校园。行动之前，她心情颇好地买了根牛奶冰棒。第一根吃完的时候，她有些沮丧。在她挨个精细扫描的一百零一个人中，没有一张男人的面孔，而且每个女人都比她漂亮。她浪费了别人的眼神，也许是偶然。知了整理了一下心情和肠胃，又买了一根冰棒。这一次吃完的时候，知了被校园里横亘出来的车水马龙阻住了去路。来往的车辆卷起一溜儿烟土，车轮冷漠地碾过前一辆的痕迹，后来居上。回头一看，已经到了学校另一端。

知了的大学时代以隆重的悲剧开场。

T 大小而精致，装不下知了硕大的芳心，这颗心整整苦等寒窗十八载，急需灌溉。

我就是在这颗心膨胀到快要爆破时扑上去，帮助灭火的。说帮助也不尽然，算互助吧。没办法，谁叫芳崖处处不留爷呢。

一间狭小的宿舍，空间被颇具海盗气质的阿姆抢先掠夺了一半。

剩下三人，分食残余的七零八落领地。

我带着中学时代的羞怯和高傲走进这个空间。她们后来都这样形容我。

阿姆操着纯正的粤语普通话落落大方地跟每个人主动打招呼、问好，俨然户主一般：初次见面，请多关照。由此透露出沿海经济特区人骨子里的开放和精明。

我记得她当时在整理什么，好像是在包书皮。那东西距离我有如尘烟往事，我的书一概惨遭我手下蹂躏露出累累白骨。她的桌子白得像一张失血的脸，衬出其他几个人火烧火燎的脏乱。我对这落差感到腻烦，于是没理会她突出形象的客套，目不斜视地迈开步子，样子很有些凛然。现在想起来真记不起这么做是出于羞怯，还是出于高傲。

一片混乱中，又晃进来一个女孩儿，从头到脚传递出一种漂亮的气息。就是有这种女孩儿，其实她们长相一般，面孔被一层脂粉打磨得光滑如玉。但你就是觉得她漂亮。她所有的漂亮都急于献给看客，任你在第一眼敞开怀地欣赏，不留余味。她很能拿捏个中伎俩。那时我们还年轻得幼稚，是一群乌合之众、井底之蛙，除了咸子，谁都还没来得及领略化妆品的魔力。咸子披花戴叶地登场亮相，引一千青蛙坐观天上云雀。

阿姆赞叹道：哇，你的脸蛋好好漂亮的哦！那尾音长而带弯，勾得人心里起腻。

我拿眼尾扫了咸子一眼，她羞怯地笑笑，似承受不住阿姆的不吝赞美之重。

咸子目光似星火计划地冲我微笑。此后，那微笑便雷打不动地

挂在她脸上，简直是块金字招牌，引得我多少次直想在上面题词。我目测她每次微笑嘴角上扬的弧度都在30度，不差毫厘，成功背后一定经历过千百次演习。哦，我痛恨数学。我想打碎那30度的面具。我要时刻克制自己的破坏欲。比起阿姆明面上的招摇，我对咸子脸上的阴暗更为腻烦。我很不识时务，把咸子的面子接过来摔在地上。

只第一面，我便拿笔在阿姆和咸子的心里画上清晰的防线，于是，我只剩下知了。

无意中，我撞到一个身材异常肥胖的女生身上。她的身材超逸出我的视觉想象。我有些发蒙，盯住她一头少年白发，一时无法判定她的真实年龄。我啜嚅着说声对不起，她既害羞又冷漠地走到一边，在尘土飞扬的新生宿舍里大嚼薯片，和着漫天飞舞的甲醛味道。

哦，她到底是何方神圣？她那副爷爷不亲姥姥不爱的神情简直跟我臭味相投。

知了跷着二郎腿，边吃边开了罐红牛饮料，爷们儿般豪迈。我在她臃肿的丑女特质中挖掘出一种破罐子破摔的潇洒范儿。对面一个女人风风火火、大包大揽地在打理知了的东西。她修长的白色手指快速交替，上下翻飞，卖弄地将知了破乱的床铺化腐朽为神奇。她是知了的母亲。她比知了美。我看她顶着一头浓黑的头发，顿觉知了生不逢时。也许上辈子互相欠了对方的，这辈子抢着做母亲还债，却不小心搞乱了套，两相难堪。谁知道呢。

突然，母亲转过身，对着她的前世冤家，气急败坏地吐出两个字：还吃！

知了厚实的脸竟然红了，生动的眼仁在鱼尾形的轮廓中游动。

我发现知了生着一双漂亮的眼睛。真漂亮。两坨红晕在知了脸上疯狂蔓延，好似两片火烧云。

咸子的老成世故表现出来了。她头不抬眼不眨地忙碌自己的事情。

阿姆则咋呼地朝这边望望，憋着一脸藏不住的欠揍笑意。

我恨不得拿枕头闷死那笑。

知了简直不知该如何下台。她母亲似乎已经习惯这种场面，依然继续忙碌着。

我闷热得想要窒息。九月的天，半干不湿地总在变脸。我讨厌这种湿气，冷得没有风骨，热得不够浓烈，一点都不敞亮，模糊暧昧。我神经质般地奔到窗前，猛推开窗户。我经常这样干。一股清新气体瞬间涌入鼻腔，带来苟且偷生的快感。每当这种时候，恶俗的尘世让我无比眷恋。

阿姆敏锐地嗅到了母女间拉扯不清的火药味儿，借故摆脱，鸟儿一般跃出门外，留下厚厚一摞包了白书皮的新书，都板着同一副面孔。咸子乌黑的秀发垂在两肩，头顶卡着红色发卡，标准的小红帽扮相。我抱了一摞书到柜子里摆。咸子的柜子在我下面，柜门开着，引诱我往里探虚实。里面塞满了各色衣服，我从未见过谁的衣柜如此缤纷。它们皱巴巴地揉成一团接一团，我在大街上、地铁里、无数个拥挤的场合的无数个女人身上见到过这些款式。

咸子正在套被套，门“砰”地一响，从外面冲进一伙儿人，男男女女，憨中带蛮，刺楞楞往屋当中一站，感觉像要抢劫。我脑袋嗡地一响，定神一看，说一伙儿也不过四个：一对中年夫妻，年轻的一男一女。咸子逐个介绍，这是我爸！我妈！我哥！我姐！

哇噻，亲戚真全。家谱大全！

我亲姐！咸子粲然一笑，仿若亲姐是她捏在手里的中奖彩票。

介绍完毕，咸子继续套被套。手捏住一个被角，又套进另一个，把被子的下半身挤进被套，费力地抖动两个被角，以期其余部分自动整顿。被子不配合，拧做S形，好似白蛇翻身。

他妈的！笨死！下来！

浑厚的男高音，堪比帕瓦罗蒂二世，导致我脑膜发生一次强震。我惊回首，寻找名门之音。那声音里略带咝咝刺刺的杂音，典型的中国盗版，好似声道里被烟灰、酒精、油烟、赌债、汽车尾气所污染，脏乱而粗暴，又年久失修，严重老化，实属重大安全隐患。

于是乎，我死死盯住那个男人看，试图破解其基因图谱。然，现实版的男人却非常令我费解：他蔫头耷拉脑，一副顺从生活和女人的模样，缺乏底蕴和气场，明显是个孬种。

正在疑惑之际，那声音突然又发飙了：操！快点！瞎磨叽！

天啊，声音居然是她发出来的！女人男声，简直不可思议。她身上套一件大一号的灰蓝色男士西装，下身裤子好似多种咸菜酱油的混合物，黑蓝紫绿极其丰满，脚上一双硕大的土黄色皮鞋，头部极具张力，似乎快要龟裂，大有持续突长猛长之势。中国传统妇女裹足是熊市，民国以后放足是牛市，而这双脚是改革开放以来的房地产泡沫。她眉头拧得跟银根紧缩一般，挤压成形状丑陋的“八”字，好像打她出生起就连遭三反五反、人民公社、大跃进、文化大革命，穷凶极恶，延续至今，天生一阶级斗争坯子。

此刻，她正严厉地瞪着她的小女儿——咸子。我怀疑她在送女儿来接受高等教育之前，俩人打了一架，她肯定扇了女儿一个嘴巴，不然咸子的嘴角就不会有点向左倾斜。